

导 言

这本小册子的一个核心观点，关于“创新劳动和重复劳动”以及“创新劳动的基本特点”，已经作为对于人类劳动现象的新概括，于 2001 年 6 月 23 日的《人民日报》学术版和 8 月 21 日的理论版公开发表，得到了一些专家、学者和朋友的关心与支持。有些同志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我已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进行了研究和吸收。其中，有的朋友建议我写一个导言，谈一谈对于这个题目的一些基本考虑，以便于读者阅读时与作者共同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

这本小册子有一个副题，叫做“献给知识经济”。下面，就从知识经济谈起我对创新劳动及其价值定位问题的一些基本考虑。

当今，人类已按历史进程的顺序，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并面临着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时代。虽然，知识经济作为一个在工业经济基础上发生质变的经济时代，现在还只是在向人类招手；但是，作为一种量变中的新经济形态，她已经潜移默化地走进了人类的经济生活。对于

知识经济，现在国内外有许多很有见地的说明。我理解得比较简单，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或以知识为主要资源的经济。当我们这样概括知识经济时，有两条必须明确：一是不能否定知识资源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不能否定物质资源在知识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人类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不是只需要物质资源而不需要知识资源；人类在知识经济中，也不是只需要知识资源而不需要物质资源。知识经济同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区别，不在于是需要知识资源还是需要物质资源的问题，而在于是以知识资源为主还是以物质资源为主的问题。

实际上，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无论在农业经济时代还是在工业经济时代，知识资源在包括政治、军事、思想和经济、科技、文化以及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都已被实践作出了肯定的结论。通观人类的发展史，知识始终处于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远的不说，中国的春秋战国恐怕尚处于人类的农业经济时代，当时产生的《孙子兵法》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上兵伐谋”^[1]。说的是以智谋战胜敌人作为上策，最为高级。在这里，所谓“谋”或智谋，就是一种非物质性的知识资源。至于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所谓“三十六计”，如“瞒天过海”、

“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渡陈仓”、“指桑骂槐”、“借尸还魂”、“顺手牵羊”、“明知故昧”、“调虎离山”、“欲擒故纵”、“釜底抽薪”、“先发制人”、“打草惊蛇”、“落井下石”、“虚张声势”、“反客为主”、“金蝉脱壳”、“移尸嫁祸”、“杀鸡惊猴”、“偷龙转凤”、“擒贼擒王”、“扮猪吃虎”、“过桥抽板”、“李代桃僵”、“抛砖引玉”还有“美人计”、“激将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等等，从上述充满并放射智慧火花的概括中，就可看出这些谋略和计策，无一不是历代智者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并在军事和政治等各方面实践中起过世人皆知的重大作用的知识资源。

知识资源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尚且如此重要，焉有在生产和经济发展中不重要的道理？！培根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也是人类尚处在农业经济时代的 17 世纪就提出来了。这不能不代表人类当时对于知识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到了工业经济时代，人类对于知识资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实质上，工业革命就是把知识、包括科学技术应用于工具以及整个工业的伟大创新成果。著名的泰罗

式管理革命，也是把知识、特别是科技知识应用于企业管理工作的创新成果。

今天，人类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知识资源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知识资源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将逐步转变为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而物质资源的地位和作用则朝相反方面变化，并将逐步由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转变为非主要资源。与此相适应，知识劳动者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力的主体；而非知识劳动者，则将处于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力的非主体地位。有统计说明，在发达国家，知识工人在工人总数中的比例已经超过 50%，而且还在继续扩大。同时，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表明，不能尽快转变为知识化经理的管理人员正在并将继续不断地被淘汰出局。可见，知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正在跃出水面。

知识资源与物质资源在经济发展中主次地位的这种相互转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尽管世界上一切国家和民族都或先或后、毫无例外地经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但是其具体演进道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已完成工业化国家与未完成工业化国家之间是不相同的。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当今时代已无须按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走过的老路，先完成工业化再实现信息化、知识化；而应当走一条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并实现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道路。

然而，无论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发展的具体道路有多么不同，但是任何国家和民族在这一历史阶段的经济的发展，都必然经历一个由以物质资源为主向以知识资源为主转变的历史过程。因此，日益逼近的知识经济，是人类共同面临一个新的经济时代；迎接并走向知识经济时代，是人类共同奋斗目标；研究、认识并驾驭知识经济，是人类必须解决共同历史课题。

这本小册子之所以要献给人类的知识经济，是由于我不仅把知识经济理解为以知识为主要资源的经济，而且把知识经济理解为知识创新经济，也就是说，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动力。同样，当我们把知识经济理解为知识创新经济时，既不意味着在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不需要创新，更不意味着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不需要知识创新。恰恰相反，无论是在农业经济时代还是在工业经济时代，没有创新劳动及其创新成果，包括知识创新劳动及其知识创新成果，生产力和人类社会都不能实现跃进式发

展和革命性进步。我们说知识经济是知识创新经济，则是基于知识经济更加需要创新，特别是更加需要知识创新。何以“更加需要”？如果说在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没有创新劳动及其创新成果就没有经济和人类社会的飞跃式发展和革命性进步的话，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没有创新，特别是没有知识创新就没有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更谈不上经济和社会的飞跃式发展和革命性进步了。

正因为知识经济以知识为其主要资源，因此，它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不同，主要是依靠知识投入来支持，而不是主要依靠物质投入来支持；主要是依靠知识投入的增加和扩大来发展，而不是主要依靠物质投入的增加和扩大来发展。在这里，增加和扩大的知识投入，在相当意义上不是已有旧知识的简单迭加，而是新知识的不断投放。

从认识论上来说，所谓知识，无非是人类对客观事物及其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与应用。所谓新知识，则无非是人类对未知事物及其本质与规律的认识与应用或对已知事物及其本质与规律认识与应用的深化和提高。因此，人类要获得新知识，就必须在创新劳动中不断地认识、掌握和应用未知事物及其本质与规律、或不断深化和提高对已知事物及其本质与规律的认

识、掌握和应用。这一认识和实践的过程，就是通过知识创新劳动不断开发新的知识资源、不断创造新的知识产品的过程。可见，知识创新劳动及其知识创新成果是支持和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动力；离开知识创新劳动，得不到新的知识资源，特别是不断增加和扩大的新知识的投入，知识经济就失去了发展的主要动力。

那么，究竟何以如此呢？其中，主要是由于知识产品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殊性决定的。

首先，知识产品自身存在着个性化特征，这同物质产品自身存在的共性化特征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一件物质产品可以根据市场需求，通过一定的重复劳动批量化生产成若干件产品，甚至市场需要多少件就可以生产多少件的话，那么一件知识产品，尽管它也可以根据市场需求，通过一定的重复劳动复制在若干物质载体上，并且市场需要多少也可以复制在多少物质载体上，但是无论复制在多少物质载体上，它终归还只是同一件知识产品。简单说来，一件物质产品，需要多少件就能变成多少件；而作为一件知识产品，无论变成多少件都只是一件。例如，一种思想、观念和理论，一条路线、方针和政策，一个战略、战术和战法，一项计划、方案和程序，一门学问、专业和技

术等等，无论复制或体现在多少件物质载体上，但作为人类创新劳动创造的知识产品，它们也只是一件。

相反，与知识产品这种自身存在的个性化特征相关联的却是消费者对知识产品消费具有的共性化特征，这同消费者对物质产品消费具有的个性化特征形成了又一鲜明的对照。尽管在某些物质产品的消费中，也存在着一件产品可供若干、甚至广大消费者（包括集团消费者）消费的一些共性化情形，如社会公共设施和某些医疗仪器、旅游景观、舞台道具等等；而且在某些知识产品的消费中也存在着一些个性化情况，如医生、特别是中医和心理医生对患者的治疗方案，人的普遍思想情况和精神状态分析以及事、地、人的名称，等等。但是总体说来，消费者对知识产品的消费还是具有不同于对物质产品消费的共性化特征。十分清楚，一般情况下消费者对物质产品消费的个性化特征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马克思所说：“两件上衣可以给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给一个人穿等等。”^[2]消费者对知识产品消费的共性化特征，马克思虽然未来得及专门研究，但是它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件知识产品往往可以供许多消费者或同类消费者消费，而且还可以供他们长期消费。这种消费的共性化特征，一方面在时间的坐标上，表现为

消费者对某些知识产品消费的延续性，如同一种思想、观念、理论，同一条路线、方针、政策，同一个战略、战术、战法，同一项计划、方案、程序和同一门学问、专业、技术等被人们数年、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地消费着等等；另一方面在空间的坐标上，表现为广大或同类消费者对某种或某些知识产品消费的广泛性，如同一种思想、观念、理论，同一条路线、方针、政策，同一个战略、战术、战法，同一项计划、方案、程序和同一门学问、专业、技术等同时被广大或同类的人们普遍地消费着等等。

最近，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和美国前助理财政部长、伯克利加大学经济学教授布拉德福德·德朗在《新经济，新规则》^{〔3〕}的文章中，颇有见地地提出：“我们必须弄清楚‘新经济’到底新在哪里。也许最大的变化是，新经济最为重要的产物——信息——不具有‘对立性’：我使用信息并不影响你的使用。我穿在脚上的鞋子，你不可能也穿。但是，如果我得到的信息，或是我有权使用的软件，你也可以得到或使用，这对我不会产生影响。”难道这不正说明了我在这里强调的，关于同消费者对物质产品消费具有的个性化特征形成鲜明对照的消费者知识产品消费的共个性化特征吗？！

这样一来，如果在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由于物质产品自身存在的共性化特征和消费者对其消费的个性化特征，可以根据市场需求通过对其消费量的增加或扩大推动经济发展的话，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则由于知识产品自身存在的个性化特征和消费者对其消费的共性化特征而使其消费量的增加或扩大受到了相当的制约。因此，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通过相同知识产品的量的增加或扩大推动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是极其有限的；而只有通过不同知识产品的质的不断创新，才能推动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特别是跃进式发展和革命性进步。最近，新加坡《海峡时报》一文《欢迎你到产生新理念的城市来》中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理查德·佛罗里达教授提出，推动城市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有创造力的阶层”、即创新阶层，“是进行创造和提出新理念的人”。^{〔4〕}这里的所谓“新理念”恰属新知识范畴。可见，在人类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特别是知识创新，也就必然被提到空前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把知识经济称之为知识创新经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把这本小册子献给人类的知识经济。

创新劳动，是自有人类劳动就一直存在的一种劳动现象，而且是推动生产力和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

特别是跃进式发展和革命性进步的原动力。然而，关于“创新劳动”却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从未专门提出和从未专门研究的新概念。因此，关于创新劳动及其价值定位问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关于创新劳动及其价值定位，是一个总题目。在这个总题目中，我写了创新劳动和重复劳动、原生性创新劳动和继发性创新劳动、超常价值和正常价值、失败的价值、创新成果和剩余价值、创新劳动的基本特点和历史使命、创新劳动在分配中、创新劳动的道德空间、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和诺贝尔奖的百年史告诉我们什么等 10 个具体问题这 10 个具体问题，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在这个整体框架中，牵头的问题是研究和回答什么是创新劳动，包括原生性创新劳动和继发性创新劳动的问题；接着是弄清创新劳动在使用价值与价值、包括剩余价值创造中的主要贡献和它的基本特点，以解决创新劳动在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中的价值定位问题；在解决创新劳动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价值定位问题的基础上，进而解决创新劳动在生产关系、特别是分配领域的价值定位问题；在解决创新劳动在生产力 and 生产关系领域的价值定位问题的基础上，又进而解决创新劳动在上层建筑、特别是道德领域的价值定位问题；在解决了创

新劳动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这三大社会基本层面的价值定位问题的基础上，最终揭示生产力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特别是跃进式发展和革命性进步的奥秘；最后，通过诺贝尔奖的百年史让人们进一步领悟本书所提出和研究的主要问题，特别是要说明，对于人类，创新劳动可以失败，但是绝对不能停止。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提出和研究的问题，是基于对人类劳动史、特别是创新劳动史的回顾和总结，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特别是当代、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同时，源于对世界经济、特别是面临的新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粗略考察，源于对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不断认识；并且，这些问题也是我在实际工作，特别是担任县委书记、地市专员和市长的工作中亲身体验、切实感触和长期思考的。对于这些问题，虽然我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过一定时期的研究，但仍感功夫不到、琢磨不精、阐述不深，甚至难免存在一些不妥、不当和不对之处。现在发表出来，只是提出一个题目，诚望国内外专家、学者和老师以及置身一线的实际工作者共同讨论，以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特别是创新劳动和创新劳

动价值理论的研究。

作 者

2002 年 8 月 8 日于哈尔滨

创新劳动在生产力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使我们不能不把它提出来专门加以研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以及面临知识经济的大趋势下，对于创新劳动和创新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应该成为一个时代性的课题。

一、创新劳动和重复劳动

劳动，是人类自身和一切社会文明的创造者。然而，按其创造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情况，人类劳动可以划分为两类，这就是创新劳动和非创新劳动或重复劳动。

所谓创新劳动，就是创造人类尚未有或部分尚未有的新使用价值的劳动；而重复劳动则不创造人类尚未有的新使用价值，也不创造部分尚未有的新使用价值。在这里，所谓“人类尚未有或部分尚未有”，充分体现了创新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超常性。这种新使用价值，既包含物质成果，也包含精神成果，还包含物质与精神相互渗融的如社会的形态、制度、体制、机制和各种活动模式一类模糊性成果。

恩格斯研究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时，曾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人类“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5]。富兰克林^[6]则把人定义为制造工具的动物，也是大家熟悉的。然而，人类制造工具又是从制造“第一把工具”开始的。概括地说，人类制造“第一把工具”的劳动就是创新劳动，而人类按照“第一把工具”进行的模仿性劳动则属重复劳动；人类制造的“第一把工具”就是尚未有的新使用价值即创新劳动成果，人类按照“第一把工具”复制的产品，已经不是新使用价值，而是重复劳动成果。不言而喻，人类劳动从开始就在客观上分为创新劳动和重复劳动两种类型；而且在具体劳动过程中，人类又是从创新劳动阶段开始，然后才进入重复劳动阶段的。

那么，这是不是仅从简单的推理中得出的结论呢？不是。只要我们考察一下人类的劳动史就可发现，创新劳动和重复劳动既是整个人类劳动中两种不可缺少的类型，又是人类具体劳动过程中两个必经的发展阶段。无论是从石制工具的创用到石器的普遍制用、从青铜制品的创造到青铜器的普遍生产、从铁制品的创造到铁器的普遍生产，还是从蒸气机的发明到其批量生产、从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到其批量生产、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到其批量生产等等，在这些统一的人类劳动中，不仅都无一例外、清晰可见地呈

现出创新劳动和重复劳动两种不可缺少的劳动类型，而且都无一例外、清晰可见地展示出由创新劳动向重复劳动发展的两个必经的劳动阶段。

具体如家喻户晓的美国著名发明家爱迪生发明电灯的劳动过程，对此就是一个翔实、生动而有力的说明。为了完成人类对电灯的发明，爱迪生曾在全面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用极大的毅力、耐心和献身精神，从 1 600 多种材料的试验中寻找适用的灯丝材料，以解决这一当时制造电灯的关键问题。在 1880 年 5 月，他终于惊喜地发现竹子的纤维结构条理清晰、纹丝匀称，并用竹子材料制成的灯丝连续点燃 1 200 多小时。至此，人类在总体上基本完成了发明电灯的创新劳动，使其进入了重复劳动阶段。到 1882 年，人类关于电灯的重复劳动产品——适用而批量的电灯，终于制造出来了。这时，也只有这时，人们才能够用上普遍适用的电灯。有趣的是，人类关于电灯的第一批重复劳动产品问世不久，爱迪生这位发明电灯的创新劳动者，对待自己的创新成果表现出如同母亲对亲生儿女一般的感情。他竟亲自在美国纽约的华尔街创建了一个发电所，以保证这一由他在创新劳动中发明、并经重复劳动变成标准化、批量化、商品化产品的电灯用户的电源供应。从人类劳动史上